

琴台
琴瑟
彥火

虛渺的冰凌花和北極光

對於張抗抗小說《愛的權利》主角荊原，橫亙在他眼前的是可悲的事實，他失去的，不僅僅是二十二個悠長的歲月，還有他的愛人、兒子和那一份美好的感情，後者永遠不能奪回來了。結束了二十二年苦難生活的他，「舊傷結痂了，那新戮的刀痕，卻再也難以癒合。」

荊原的悲劇，實際上也是社會的悲劇。在現實社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但正義並未泯滅，所以作者還塑造了梅玫和郭立楠這兩個人物，着重刻畫了梅玫衝破令人窒息的家庭，痛苦地追求真理，和郭立楠對正義事業的愛戴和高潔形象。

作者借荊原的話來申述這一旨意：「不，歷史並沒有簡單地重複兩代人的悲劇，一種本質的變異已經開始深入到人們難以覺察的日常生活的領域中去了，他們是在朝前探索着新時代的生命……」

這是一部中篇小說，它的內容深具爆炸性，作者的萬鈞筆力，震撼着人們的心弦！

張抗抗另一篇令人矚目的佳作，是中篇小說《北極光》（一九八一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小說的主題思想仍然是反映中國青年一代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但在藝術的技巧上有新銳的突破。

張抗抗這篇小說運用了意識流小說的獨白(Soliloquy)，有許多章

節是表現一個人物的心靈內容和活動過程，作者通過時空顛倒交插敘述陸岑岑的意識流活動。

《北極光》女主角陸岑岑與她未婚夫的結婚日期愈來愈近，她的反叛心理也愈來愈強烈。但她的反叛是基於一種心理活動，矛盾本身並沒有訴諸表面化，直到最終才激化，變成具體的行動。

陸岑岑的未婚夫與現實中的青年一樣，懂得走後門，他已結輕工業研究所的小趙，以購買進口產品；

巴結國聯廠推銷員，以購買好豬肉；他懂得打牌、吸名牌煙、喝威士忌、喜歡聽洋歌……

她的未婚夫與其周圍的朋友一樣，除了講吃講吃講享受外，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似乎失去了意義，這些青年也是時代的產物，套他們的話說：「不是這十年空前絕後的大災難，青年們何以落得這個下場：該發芽的時候是乾旱；該揚花的時候又遇暴雨。善良、純真的感情被摧殘，而人世間幾乎一切卑鄙醜惡卻都赤裸裸展示在眼前。即使長大了，多少人愚昧無知；即使活過來了，多少人神經折磨得不健全……」

現實雖然如此，但陸岑岑卻不滿足於現狀，不願意與世俗觀念合流，她的潛意識卻在追求一種聖潔、晶瑩、透明的美好的人生。這種人生在現實中，有如北極光和冰凌花那樣虛渺。

（《說張抗抗》之四）

天言
知客
楊天命

快樂的減法

據說，耶魯大學有一門最廣為人知的課程，俗稱為「快樂課程」，教大家如何活得快樂、自在。這門課的全稱是「心理學與美好生活」，授課者索性把它改為網絡課程，令更多人接受到有關「快樂」的教育。

若只是一味給大家灌輸「勵志」的信息，恐怕效果只會適得其反，這也是為何教授在一開始就提醒大家：「你以為可以得到『快樂』的方法，多數是錯的」。皆因我們平時常常以為，若要到快樂，必須努力去做些什麼，於是我們拚命去嘗試各種方法。一片熱鬧過後，卻重新陷入空虛和沮喪。

對於這個課程而言，快樂並非要為自己「增加」什麼，而是要做「減法」：減少無謂的負面情緒，減少不切實際的擔憂或期待；每天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時間，哪怕是五分鐘、十分鐘，讓自己安靜待在冥想、靜思的狀態中。

這樣的「快樂減法」，讓天命感悟良多。其實，許多前來找天命算命的客人，往往正是處於人生迷茫、失落之時，換言之，他們未必快樂。若他們又恰好處於運弱的周期，往往想問天命：「師傅，我該多做些什麼，才能走出困局？」

天命反而認為，有時在運弱周期，當務之急並非去努力做些什麼，而是學會沉着冷靜。皆因當思緒混亂時，決策也相對容易出錯，與其胡亂抓住「救命稻草」，倒不如讓自己心平氣和、避免錯誤。

或許閣下會問，總是「安靜」，真的會快樂、幸福嗎？實際上，真正的幸福，恰恰需要靜下來才能感受得到。正如有一首名為《No Choir（無法合唱）》的情歌，直言真正的情歌非常難寫，因為「真正的幸福極度平淡，沒有任何歌曲，會去歌頌兩個靜靜坐在一起啥也不做的人。」想要快樂，不妨先做減法吧！

水過
留痕
少爺兵

一部電視劇的評價

最近，TVB有兩部電視劇《深宮計》和《BB來了》引起不少香港觀眾的熱話；前者是TVB大手筆投資製作的宮廷劇，收視率有不錯的成績，但TVB更多的興奮點卻在公佈內地有幾多個億的點擊率，這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香港只有七百多萬人口，就是收視率有百分之一百，也難以跟內地十多億人口的點擊率相提並論。

然而《BB來了》的口碑於香港觀眾來說，比《深宮計》更好，因為《BB來了》劇情夠生活化、夠貼地，自然更能引起香港觀眾的共鳴，筆者不禁想起當年內地的一部電視劇《蝸居》，也是呈現出民生衣食住行的真實一面，開啟了香港觀眾追看內地電視劇的熱潮。

《BB來了》的女主角李佳芯是近年在TVB眾多監製、編導們心中的演技實力派演員，雖然李佳芯曾演過小三、情婦等角色，似是被定型了，但之後演的不同角色，卻令觀眾感受到她的演技的感染力和張力，欣賞她演技的觀眾多是三十歲以上的一群。

事實上很多藝人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偶像包袱，無論在台前幕後、言行舉止都要保持一定的「範兒」，怕偶一不慎被人拍到醜態，偶像形象就被毀了，所以偶像們的心態和生活很多時候會如履薄冰。而李佳芯就以最真實的一面示人，私生活和物質要求，跟普通人無異，沒有私家車或一身名牌衣服和名牌手袋，就是如此平民化



■李佳芯是近年上位很快的TVB女演員之一。

扔巴魚的命運

「扔巴」，音「扔蹦、郎棒」，也即海鯰魚、沙光魚，學名矛尾復蝦虎魚，因為此魚肉質鮮嫩、口感滑潤，營養豐富，骨刺少而細軟，所以廣受青睞。

「秋風起，白菜香，肥美扔巴滋味長。」在家鄉，很多人最鍾情的小吃是「白菜熬扔巴」。相傳，以前渤海灣扔巴魚非常多，魚多到什麼程度呢？據打魚的人說，用網拉上來的扔巴魚多到幾乎沒人要，所以漁人看見扔巴魚就說：「這魚出水不好存活，沒有多少買主愛要，扔了吧，扔了吧！」

於是，「扔巴」之名開始盛行。為什麼海裡扔巴魚這麼多？原來扔巴魚繁殖數量非常龐大，多到龍王爺開始憂慮自己的統治地位，最終龍王把扔巴魚發配到海灘，而且規定它只能活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記得小時候，吃到白菜熬扔巴是非常高興的，即使只有幾條，也會由衷地讚不絕口。扔巴魚的細潤潤和鮮靈靈，讓我對這種美食有着格外熱誠的心意。一位詩人說，在年輕時若你愛上了一種味道，它將永遠鐫刻在溫暖的記憶中。這話說得不假，因為時下扔巴魚人人愛吃，價格不斷攀升，曾幾何時這普通的「白菜熬扔巴」變得富貴了。

據《食物本草》記載，扔巴魚「暖中益氣，健筋骨，利血脈……」，是藥膳食補的佳品。現代醫學證明，扔巴魚肉質中維生素A含量較高，對女性美容養顏有神奇功效。「家鄉扔巴」香氣四溢，口感鮮美；「椒鹽扔巴」外焦裡嫩，香醇悠長；「蒸乾鹹扔巴」筋道味濃，乃下飯佳餚。近年來，扔巴魚成為漁家特色菜餚和海鮮餐廳的招牌菜。

不由想起數年前扔巴魚數量那麼繁多，體膚那麼光滑，因其黏滑手握難成，而牠背脊棕灰而柔軟、腹部乳白幾乎一捅即破，所有這些感覺和影像，已變成了一種無瑕的美麗回憶。如今的盛夏及初秋季節，我所看到的是——並不很多的小扔巴魚在岸邊淺水區索餌育肥。

秋風送爽，這些扔巴魚進入加速生長階段，特別是深秋初冬節氣，近岸淺水區扔巴魚個大體肥，為來年產卵作準備，冬天則結群遷徙至深水區越冬，少數沒有及時撤離的，因水溫急劇回落，只能依靠黏滑的身體鑽入洞穴中冬眠。

其實，渤海灣的扔巴魚並非最短命的屬種。有一種最短命的扔巴魚，一生僅59天，生活在澳洲沿海的大堡礁下。對澳洲扔巴魚來說，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短短不到兩個月，牠完成了其他脊椎動物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

聽愛釣扔巴魚的大哥說，每年早春4月，是我們這一帶扔巴魚的死期，這個時候令人哀傷。其實，更令人憂傷的是，大家都愛吃這一口兒，每個人都愛拿着魚竿去釣牠。

扔巴魚黏滑感非常強，這是在沿海淺灘裡摸爬滾打的身體優勢所在。這樣的手感，也可能是牠對這個塵世的無限眷戀吧。扔巴魚嫩軟的味道，彷彿還帶着沒長成的淡淡憂傷。

我想，那黏滑的體液，猶如一層天然的防凍蠟；當凜冽的寒風，吹透蝦塘河泥，扔巴魚的心酸幾乎全部浸進去了。每年秋冬季的扔巴魚味道最為鮮美，源源不斷的食客沉湎於此種美味。因近年捕撈過度，這些懷孕的扔巴魚屢屢被端上餐桌，致使來年產卵的扔巴魚數量急劇減少。

本地人、外地人都愛吃扔巴魚，當一條又一條揣着大肚子卵籽的扔巴魚被吃掉以後，一年又一年，倖倖活下來的扔巴親魚愈來愈少。來年春天，牠們的下一代又面臨下一輪被網捕鉤釣的淘洗，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扔巴魚幾乎被趕盡殺絕。

扔巴魚，這個非常繁盛的家族將要被寫進稀少物種名冊，真是沒想到。如果扔巴魚不實現適度的人工繁育，扔巴魚的食客範疇會愈來愈少，將不再是尋常百姓家。細想下去，這是扔巴魚的肉質細潤和滋味鮮美的罪

過嗎？

不，應該是人的口味的急劇市場化膨脹釀成的惡果，是人對扔巴魚沒有節制地親朋共食導致的必然窘境。

扔巴魚的可持續性存活與人類的可持續性發展，是一樣的道理。大家知道，扔巴魚多棲息於沙質和淤泥地質海床，細沙與礁石混合地帶，河流入海口鹹淡水交匯區等水域。蝦塘、海貝海參養殖塘、鹽場和養殖區循環水溝渠，也是扔巴魚鍾愛的家園。冬天來臨之際，蝦塘塘主會為了獲取更大利潤，會把塘中的扔巴魚悉數出光，這無疑讓扔巴家族更加雪上加霜。

扔巴魚的致命弱點，在於滿卵的扔巴親魚最好吃。「滿門被吃掉」於人來說是口味品嚐，於魚來說是斷代無續。老百姓吃地道的「白菜熬扔巴」，端一盅小酒，細嚼慢品；飯館更是對扔巴宴花樣翻新，以致食客眾多，叫好連聲。只有垂涎欲滴，沒有控捕機制；只有蓬勃貪心，沒有平和心情。這種情境，就像老磁帶的纏繞拉扯，撕裂成為必然。

我的手捏不住黏滑，像捏不住扔巴魚的命運一樣……



■海鯰魚

網上圖片

路的盡頭都是海

的孩子，不着一絲有企圖的裝扮。

維港兩岸籠着一層薄薄的煙霞，太陽泡在晨曦裡，也淡淡的不再耀眼。陷身其間，不會去想密不透風的樓林裡，是否有一處產權空間，屬於法律檔上的自我。多年填海，堅實的道路和比鄰的樓宇，讓自然塑造的港灣日趨狹窄，人心和人心裝在一個一個水泥鑄成的格子，愈隔愈遠。維港的海浪百年千年跌宕，船來船往，沒有在水面留下過痕跡。

域多利道兩旁的細葉榕，細碎緊密。一邊是蜿蜒曲折的山徑，一邊是大海蔚藍，跑在道路的中間，複雜的慾望一一褪去，一陣清風拂面，便能通體舒暢宛如雲端。一段平坦的山道，也能讓積鬱的酸楚瞬間瀟空。撈着酸脹的小腿攀完一段大坡，疾馳而下的酣暢，如耳旁適時掠過的風，逍遙無邊。感官上的滿足，不摻雜物慾，是最美妙最本真的體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跑步我從不帶耳機。山間的鳥鳴，海浪追逐着海浪，樹葉與樹葉在風的撮合下，微微碰觸，偶然有青果榕從枝頭跌落，聽起來看過去，都是一樣賞心悅耳。吉田兼好說，我不知道人為何要為無聊所苦。不要用心於外物，最好的辦法，是一個人獨處。

確如他所言。呆在斗室內，會忍不住看手

機，四面八方的資訊匯集在眼前，時間被佔領了，頭腦還是空空蕩蕩。擠在人群中，會忍不住說是非。話鋒投機，不免要順着對方的意願博取好感，言不為心的狀況時有發生。話鋒不對難免交惡，於人於己都是忐忑。好好的一個人，反做成了作繭自縛的蠶。

相較之下，跑步便是最好的獨處。暢快的呼吸，自由的雙腳，任信馬由韁的思緒，在無須遮攔的自省裡，汗水把所有困擾和焦慮都一一洗減，還能收穫健康的體魄。想必，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



■圖片是筆者跑步時在港島沙灣徑和數碼港道交匯處拍的。

作者提供

爽姐
私語
林爽兒

與偉仔後台相遇

這幾個月我都在跟舞台劇結下了緣，有很多時候都在演藝學院上上下下地走動，之前跟着馬浚偉的《偶然．徐志摩》，差點以為自己都變了舞台人，當然只是自以為而已，當《偶然．徐志摩》落幕之後，我便回復原身，繼續我的游手好閒到處逛、周圍去的生活。誰不知知就因為這個多半個月的走動，我和那劇院的前前後後攀上了關係！

這一晚，我們約定了新加坡的朋友同一天去觀看劉嘉玲、謝君豪、秦沛的舞台劇《奪命証人》，當夜像在紅館鬧騷似的，先遇見了該劇的大師級導演毛俊輝（毛Sir）和太太胡美儀，還未向導演道賀，毛Sir即告知美儀姐修讀的心理學終於畢業了。

我們還沒說兩句，又來了一班熟悉的朋友，寶珠姐和天經、珊珊來了，後面又有莫文蔚和媽咪到場，跟着又有陳太和監製Alex，大家擁攘一片，忙着合照，又忙着互相問候，原來這一夜還來了陳奕迅（Eason）和阿徐、李克勤和太太、Chilam和靚靚、黃德斌和未來太太、王馨平和好友，現場觀眾更開心，既準備看舞台上的明星，又意外地看到那麼多當觀眾的大明星，雙重收穫了！

大家屏息靜氣地入場看完了整個戲，當謝幕之後好朋友都湧上台和演員們集郵合照，我還以為後台一定遍滿人，便安定的在接待處等新加坡朋友，等了好一陣有些耐不住了，直往後台走，因為前個多月熟

悉了劇院的後台，也就有點識途老馬的鑽進去，第一個碰見瘦了不少的克勤，拉着他不由分說的合照，轉頭走去另外一個熟悉的化妝間，安排給了女主角嘉玲，我朝裡邊望過去，咦，是偉仔梁朝偉，很久很久不見的偶像，猶豫了一陣，向他Say個Hi，問他可認得？他腼腆地笑着說：「認得呀，很久不見了！我很少出來，只有昨晚出席了首映，你知道我一向不愛應酬，以前拍戲太忙，現在想有多些時間陪家人，我的母親和妹妹，她的母親和家人，我都想多陪陪，也想陪多啲老婆。」意外地多年不見他會對我說那麼多。「除了陪家人，你還愛運動？」、「對呀，我自己也想不到。」、「電影先放下了？」、「沒什麼好拍，雖然投資者不少，投資的錢也不少，但見到都在講幾多十億幾多十億的票房，我覺得沒意思，八十年代的電影圈那份情懷似乎已經消失了，我希望它回來，我希望有接班人！」

真是想不到短短十幾分鐘我們可以談那麼多，和偉仔這次的後台相遇，相信以後也不可能有的了！正如他說：「要珍惜！」



■偉仔依然是偉仔！

作者提供

路地
觀察
湯煥兆

留守兒童

和一教育人士談起，原來香港現在有不少留守兒童。發展中國家裡，很多山中父母到城市打工，留下祖父母照顧孩子，這些孩子被叫作留守兒童。

不知從何時開始，香港也變了另一種「山中」，但不同的是，孩子和祖父母被送到香港，為的是在香港接受教育。有些更是只有工人陪孩子，小學老師都說從來找不到父母，非常苦惱。

這些問題不只對教育工作者來說是隱憂，對社會更甚。而對這些孩子而言，更是畸形的成長生態。

這位教育界朋友提到，這些孩子比雙職父母的孩子更孤獨，而講求家校合作的環境，更會令孩子得到的支援如折一翼。只得工人者，更無法溝通，老師的重擔更大，但亦會因能力有限，而沒有辦法多角度地處理孩子的問題。成績事小，但

性格、情緒以至社交問題，老師只能盡力，亦得不到家長支援。常說現在的孩子太被溺愛，這群孩子反而是完全沒有得到父母之愛。

父母和母的角色在家裡非常重要，孩子在技能上常常會跟隨爸爸，在情感上會倚靠媽媽，幼兒尤甚。在小學階段，於只有老師或工人的環境成長，實在很難想像。祖父母雖然溝通較好，但這些祖父母多由鄉村來，不太明白香港的教育情況，亦很難提供到家課上的支援。

從前我們有跨境兒童的舊患，如今有留守兒童的新憂。聽外國的朋友說，美加有同樣的問題，孩子和祖父母被放在那一邊，買大屋，有司機接送，或是由不知哪個親戚作監護人，父母則繼續在內地工作，亦令當地老師非常頭痛，說以前移民孩子至少有母親在身旁，現在則更難溝通了。想不到香港如今也與外國面對一樣的情況！